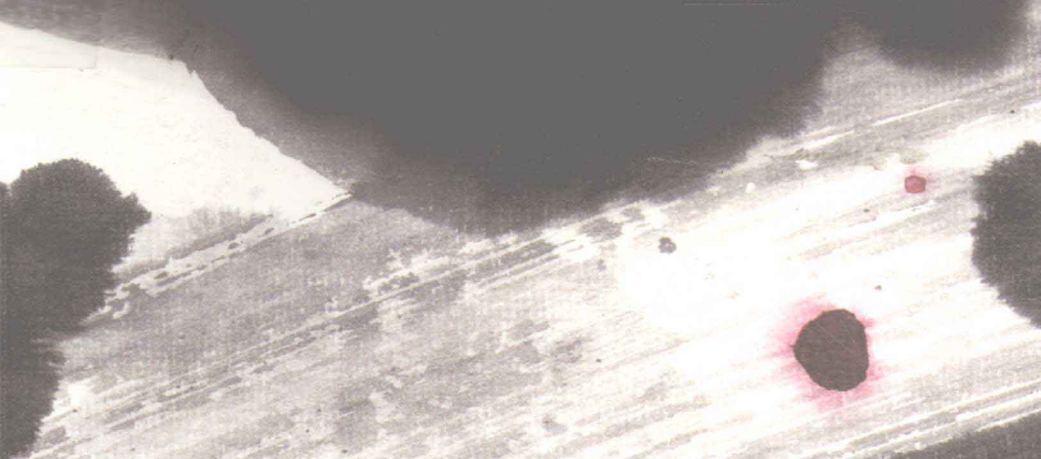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当代小品文丛

邵燕祥 著

旧时燕子

由口舌说起

青春舞曲

走板政治

「鸡毛」、「令箭」及其他

「口碑」

「好官我自为之」

「为官容易读书难」

小闹闹

读诗札记

去病与苦口

审诗

断梦编年

中国长安出版社

中国当代小品文丛

邵燕祥 著

旧时燕子

中国长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旧时燕子 / 邵燕祥著. — 北京 : 中国长安出版社,
2011.5

(中国当代小品文丛 / 吉霞主编 ; 2)

ISBN 978-7-5107-0381-2

I. ①旧… II. ①邵… III. ①小品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53498号

旧时燕子

作 者：邵燕祥

出 版 人：黄少平

责任编辑：张 渊

出 版：中国长安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（100006）

电 话：010-85099935（总编室） 010-85099946/47/48（发行部）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capress.com>

邮 箱：ccapress@yahoo.com.cn

印 刷：三河市明华装订厂

开 本：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
印 张：10.75

字 数：164千字

版 本：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07-0381-2

定价：25.00元

自序

岁云暮矣，这里所说的岁暮，指的是阴历的腊月尾，从二十三祭灶“过小年”起，“二十三，糖瓜粘；二十四，扫房日；二十五，磨豆腐；二十六，炖锅肉；二十七，杀只鸡；二十八，把面发；二十九，打壶酒；三十晚上蹲一宿”，蹲一宿，即所谓守岁了。歌谣里说的是小门小户过年的光景。但是虽大户人家的孩子亦口诵之，大概因为“诗贵单纯”吧。

中国几千年都用阴历；辛亥革命并没有革掉阴历，只是开始“阴阳合历”，于是中国人就过两个年。前清遗老作春联：“男女平权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；阴阳合历，你过你的年，我过我的年”，在对提高女权不满的同时，分明有抵制阳历的意思。一般百姓沿袭旧俗，倒是与意识形态无关。阳历年放假谁也不反对，正经过的还是阴历新年，现在叫春节了。拜年，探亲，敲锣打鼓放鞭炮，一应故事，重点在春节进行。中国人之过年，从阳历十二月，经阴历腊月，绵延至“正月十五

闹元宵”，差不多就是阳历二月立春前后了。

城市生活正向现代转轨，人们的观念也在逐渐变化。锣鼓因其聒噪而慢慢冷落，鞭炮因其杀伤力而遭禁止。不过，感情倾向过去，每逢春节，回首前尘，少不了锣鼓声声、“姑娘要花，小子要炮”的热闹，当然有多少年多少岁暮的况味，比如在守岁的场合，时间才是主角，铜壶滴漏，听时间的脚步从“一年将尽夜”迈进“五更分二年”；而守望者呢，则是人有悲欢离合，苦辣酸咸，非“姑娘”“小子”单纯的快乐可比。这就不仅仅是一种民俗的惯例，偶然想起这些，也不是简单地用怀旧二字所能概括的。

我却不讳言怀旧。我写过小文《我亦怀旧》，以为怀旧便是有所不忘，有所难忘，我只是反对诅咒变革、想开倒车那种“恶性”的怀旧。我甚至以为，无怀旧之心的人不可与交，不管他说的多好听，什么绝不迷恋既往，一心只向前看等等；因为无怀旧之心者，必不念旧，必是实用主义的奉行着，会干出各种违情悖理的事也说不定。岁暮时节编辑旧文，没有几分怀旧则不可想象。自悔少作也罢，不悔少作也罢，重温一下当时的氛围，检点一遍当时的脚印，就证明还没达到太上忘情的

境界。这里收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旧作，抒情是发自内心的衷心，议论是出自当时的机杼，是无可修改的了；即使是八十年代之作，也已经归入历史，今天不一定会那么写的了。犹如在褪了色的宣纸上，用水墨画着过了景的锣鼓鞭炮，依稀唤起往昔岁暮的印象。

这不是选集，所以多是未曾结集的篇章；又因是属于散文丛书，除了几篇留作纪念的以外，一般意义上的杂文不取。稍稍收了几篇四十年代描红补白的小品，近于“风花雪月”的东西，那时候本来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但笔下却老气横秋，已过早地透支了浮生逆旅的感伤；身处家庭、学校现世生活里，神魂却涵泳于唐情宋思之间，不像刘西渭那样以理性去“咀华”，而是设身处地的“投入”：独立市桥，细数落花，凭栏逞目，对烛听砧……有时候随前人的笔墨到另一个世界云游，有时候索性凭着断章片语虚构自己的身份，把别人的记忆移入我的情怀；也许如梦如酒的背景是假的，那份古今同慨的惆怅和迷惘则是真的。年轻人见到这些文字，恐怕会掉头而去，然而倘有素心人，当能够懂得刻舟求剑之意：求剑不得，或还能从摔落在来路的甃片上，找回“碎碎平安”、“岁岁平安”的自慰——人在无告时最

需要祝福，而祝福往往出于无奈。当豪言壮语尘埃落地的时候，人在时间面前显得多么渺小，短暂，而又孤立无援啊。

时间是强大的，无穷无尽的。一天有黄昏，一年有岁暮，一个世纪有世纪末，让你蓦然回首，灯火阑珊处伫立着面色严峻的无情的历史！

一个人不能只靠一己的记忆生活，一种文学，也绝不是一时的“落花水面文章”；我们置身历史的长河、文化的长河、母语的长河里，有如这源远流长的河水与夹带而下的泥沙，历史地看，我们也许才近中游，可已经望不见上游在哪儿了。我欣赏启功转述六十年前一些同道对溥儒（心畲）画风的评价：“新中有古，流中有源。”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如果读者从这本书里体味到一种古典心情，几缕文化乡愁，我就要感谢知音了。

邵燕祥

1995年1月25日，即甲戌腊月廿五

目录

自序

40年代

002 由口舌说起

005 蚊子

007 古城小品

018 青春舞曲

022 病

024 秋夜三题

029 走板政治

50~60年代

036 “鸡毛”、“令箭”及其他

- 039 “口碑”
- 042 “好官我自为之”
- 044 “为官容易读书难”
- 047 去病与苦口
- 055 看苏联马戏
- 060 小闹闹
- 80年代**
- 082 麻雀篇
- 096 审 诗
- 119 爱荷华随笔
- 187 望 月
- 190 负疚的怀念
- 197 读诗札记
- 90年代**
- 208 断梦编年
- 283 泰山七题

302 永嘉四记

318 不见大雁

321 遥远的祝福

325 高 秋

327 人 烟

主编手记

40年代

由口舌说起

曩者说客策士者流，亦即所谓纵横家们，恃其流利的口辩，逞其不烂的舌锋，耸动闻听，游说权门，由此可致升官发财，口舌之地位也一提而高。虽然朝秦暮楚的人格为“君子”所不齿，但是那圆滑漂亮的辞令，却足以流传千秋。

在孜孜以求爵禄者中，除掉一副柔顺备至、媚态百作之脸色，唯命是从、奴颜婢膝的情状外，还要具有一张油滑的嘴和转得圆的舌头，这两样法宝相辅为用，则发言方可求必中——搔得痒处，打到心坎，庶几可由此平步登天，直上青云；而尤不能不推口舌的神通，在功劳簿上多挂几笔了。

今人也许未尝继承古说客全部辞令的真髓，但皮毛却自得到一些。惯会摇唇鼓舌的人，好像命中才注定飞黄腾达，这不仅是一种登龙妙术，而且在登龙之后还须一以贯之。君不见许多堂堂男子，赖乎舌头扁、说话圆，空口说白话还会引人上钩吗？下至妓女的灌米汤，

也体会了一点逢人之好、声声入耳的真谛。

中国最会说话的人，除却上述，还当推列名三姑六婆的媒婆。即使是一个扫帚眉、斗鸡眼、塌鼻梁、三瓣嘴、满面麻斑的丑姑娘，偏能说得标标致致，玉貌花容，天仙下凡也似，为骗一碗“冬瓜汤”，不知使多少人遗恨终生了。

从有钱有闲阶级的“淫民”（据《说苑》释为不事工作无功食禄者）的谈空说有，地北天南放言起，濡染成风，几乎整个国中都沾上好说闲话的癖性；不知多少人因此浪费了多少光阴，耽搁了多少事业。西谚云：“能操纵自己舌头的便是伟人。”然而伟人毕竟是少的。人们信口开河，虽亦有贬有誉，不过究以恶意者居多。“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”，“舌头板子压死人”，盖以道听途说，穿凿附会，谬妄与荒诞自属难免。

不管大街或小巷，辄有两两三三，窃窃耳语。“莫言闲话是闲话，往往事从闲话来”；小则因你长我短，大则因张家长李家短偶起争端，便是一场纠纷的导火线。

此外，还有对某种事体根本一知半解、不甚明了的人，为了炫示闻见之渊博，不惜妄加蠡测，说得天花乱坠，仿佛目睹亲临，其实“燕说”不经，人言无据，

有“原属捏造，以资谈助”者，有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”者，更有经纬本事，波澜助兴者，胡人犬种，卫女狐绥，本是润色演义，将枝添叶，信口雌黄，无足轻重，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以耳为目，人云亦云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以讹传讹，经过几张“粲莲舌”的铺张夸大，便愈发花狸狐梢了。

抑有进者，闲言闲语发展到极端，便成了流言蜚语，流毒之深，令人咋舌。虽然，谣诼之兴，有时也不无更深刻的原因，像商人借造谣的手段“抬行市”属之，而尤以政客有目的之“吹风”（造空气）为甚也。

总之，口舌能“赐福”，也能“致祸”，虽云有其利必有其弊，毕竟不可惑之，而不可不慎之。

1946年4月20日

蚊 子

自从迁居到这个和大草场仅一街之隔的胡同，便和蚊子狭路相峙地消磨了一个又一个夏天。若说“以雷鸣夏”，这里可说“聚蚊成雷”。《埤雅》云：“蚊成市于暮。”其实，在我的房间里，简直卜昼卜夜可以欣赏它们“吹箫”，只是臂上红丘的刺痒，打消了这种雅兴。“饕蚊同旦暮”，可不如“岭猿同旦暮”的诗意悠然。何况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速速”的收蚊咒和放蚊咒自然无用，有用的蚊香、DDT却又买不起。

前几天隔壁“什锦香”的破门框上贴了“除三害”的标语。入晚，“长脚蚊公，短脚蚊母”便都活跃起来了。天气不算忒热，夜间蒙头大睡尚可将就，最是一灯如豆，坐对“韦编”的时候，蚊子们兴高采烈地上下左右前后舞着，毋宁说是冥顽不灵的蚊子对万物之灵的人的一种嘲弄。自尊心驱使，暮还一掌，它们是死在我身上或书上了，然而审视那红色的液体却是我自家的血。

友人说：“这可以算是布施。一滴血在你无关大

局，于蚊蚋则足以维生。”两千年前齐桓公在柏寝台，听得蚊虫的鸣叫，便“谓仲父曰：白鸟（即蚊）营营，是必饿耳。开碧纱橱进之。”二百年前沈三白曾经留蚊于帐，徐喷以烟，使冲烟飞鸣，作青云白鹤观。我既不敢比拟齐桓公的宽宏大度，也根本没有沈三白这样的逸致闲情。因为我想，蚊子是会得寸进尺的。

1946年夏

古城小品

蝶恋花

我的一个朋友，寄给我一张画。画中是一朵很朴素的牵牛花和一只蝴蝶，笔法颜色都很美，并题了一阕《蝶恋花》词。那蝴蝶绕花而飞，仿佛恋恋不舍。仔细一想，却有个大错，因为牵牛花只是夏晨睡梦惺忪的时分悄然睁一睁眼，片刻就闭去了。而蝴蝶似乎应在艳阳芳草觅香，这种冷僻凄清的地方，不该容她流连的。

通常蝶生在晚春二三月间。那时草长莺飞，风光备极旖旎，如采茶歌里所谓“蝴蝶花开蝴蝶飞，鸬鹚草长鸬鹚肥”的逗人季节。蝶似乎宿命地便与花结了解不解之缘，镇日有情无情地周旋花丛，宋时曾有人在“踏花归去马蹄香”画题下用夕阳里一蝶环蹄翻飞的图画来表现，这种巧思也是天造地设的。

蝶也常是情爱的寄托，情侣的比拟。张泌小词有云：“蝴蝶儿，晚春时，斗娇初着淡黄衣，绮窗学画